

马斯克当庭讲述：名字我取，钱我出，人我招，最后 OpenAI 却被偷走了

名字是我取的，钱是我出的，人是我招的，最后 OpenAI 却被偷走了。

按马斯克的说法，这就是 OpenAI 的故事。

美国时间4月28日，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马斯克起诉 OpenAI 一案进入开庭陈述和证人作证阶段。马斯克坐上证人席，把上述故事讲给九人陪审团听：OpenAI 最初不是一家追逐利润的 AI 巨头，而是为了制衡谷歌、降低 AI 失控风险、保护人类而非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如今，在奥特曼等人的主导下，它却变成了一家估值逼近万亿美元的商业化 AI 公司。马斯克甚至警告，如果“偷走慈善机构”被允许，这场诉讼可能成为洗劫美国慈善机构的先例。

OpenAI 的说法正好相反：马斯克不是被背叛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当年想控制公司却被拒绝、如今以竞争对手身份杀回来的前联合创始人。按 OpenAI 律师的说法，他不是不能接受营利化，而是不能接受营利化之后，钥匙不在自己手里。

双方争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OpenAI 到底该如何被定义：它究竟是被资本背叛的公益理想，还是脱离马斯克之后才真正长大的 AI 巨头？

01 一句“物种主义者”，让马斯克决心制衡谷歌

首日证词的核心，是一段马斯克反复提及的个人经历。他与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一次争吵，被他描述为创立 OpenAI 的直接导火索。

马斯克在庭上回忆，他曾直截了当地问佩奇：如果 AI 有一天消灭了人类怎么办？佩奇的回答让他至今无法释怀：“他说，只要 AI 幸存下来，那也没关系。我说这太疯狂了。”

更让马斯克愤怒的是，佩奇因为他站在人类立场说话而称他为“物种主义者”。马斯克告诉陪审团：“他因为我亲人类而称我为物种主义者。我认为这简直是胡扯，我们必须对谷歌有所制衡。”

马斯克说，那次谈话让他深信，当时在 AI 技术上投入巨大的谷歌对安全性不够重视。DeepMind 已被谷歌收入囊中，世界需要另一股力量来确保 AI 的开发不会失控。正是带着这个念头，他在2015年与奥特曼、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等人联手，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OpenAI。

02 马斯克律师：没有他，就没有 OpenAI

在开庭陈述中，马斯克的首席律师史蒂文·莫洛(Steven Molo)努力将他塑造成这家 AI 先驱的驱动核心。“没有马斯克，就没有 OpenAI。”据马斯克证词，他参与提出了 OpenAI 的构想和名称，并推动早期关键人才招聘；其中“Open”代表开源。

莫洛描述了一个在初期全力以赴的马斯克。据称，马斯克付出了“巨大努力”，花了四五天反复沟通，才从谷歌挖来了后来成为 OpenAI 核心研究员的伊利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马斯克说，苏茨克维是促成 OpenAI 存在的“最重要”的研究员，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佩奇再也不肯跟他说话了。

律师还展示了马斯克早年为 OpenAI 规划的蓝图。一份邮件显示，他曾提议组建一个五人董事会，成员包括他自己、奥特曼、比尔·盖茨(Bill Gates)、eBay 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以及达斯坦·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

03 一个“理想家”的自画像



当马斯克坐进证人席后，他的律师先把他拉回了起点。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起：在南非长大，到加拿大当伐木工和餐馆服务员，靠学生贷款和合同编程维生。“我有1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马斯克告诉陪审团，直到第一家 Zip2 取得回报后，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

接着是他庞大的商业版图。SpaceX 的目标是“让生命多行星化”：“如果我们成为多行星物种，我们更有可能生存下去，这是给我们所知的生命买的一份保险。”特斯拉、Neuralink、Boring Company，他逐一铺陈。他告诉陪审团自己每周工作80到100个小时，没有假期，没有度假屋或游艇。“我只想建立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企业。”

谈到 AI 时，马斯克打了一个比喻。他把 AI 比作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需要趁早“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否则可能“爆炸”失控。“这是我长期以来对 AI 的担忧，那就是当计算机变得比人类聪明得多时会发生什么？”他说，通用人工智能(AGI)，即和任何人类一样聪明的机器，最快明年就可能到来。

他还讲述了一段与奥巴马的往事。2015年，他受邀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进行一对一的白宫会面。他声称自己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警告总统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没有为任何公司谋求好处。这段讲述为他“一切为公”的形象又添了一笔。

然而，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当马斯克大谈慈善时，他自己的捐赠记录也值得审视。截至2024年底，马斯克基金会拥有140亿美元资产，但连续四年未能捐出法律要求维持其免税地位的最低金额，即资产的5%。马斯克还是“捐赠誓言”的签署者，承诺在生前或遗嘱中捐出至少一半财富，但他很少提供有关如何将捐款捐款的细节。

04 OpenAI 反击：马斯克当年想要绝对控制权

马斯克的律师铺陈完他的形象后，OpenAI 的首席律师威廉·萨维特(William Savitt)在开庭陈述中发起了全面反击。他的核心论点很直接：马斯克起诉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因为他当年没能在 OpenAI 得到他想要的。

萨维特首先瞄准了马斯克关于自己“纯粹支持非营利”的说法。他向陪审团展示了两封关键邮件。第一封来自 OpenAI 刚创立不久，前 OpenAI 董事会成员希冯·齐里斯(Shivon Zilis)发给马斯克工作人员的邮件，建议“将一切并入 B 型公司(一类营利性公司)”，或者“设立 OpenAI C 型公司(一种独立的法律实体，公司利润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股东分红后再缴个人所得税)和 OpenAI 非营利组织”。

第二封发于次年，马斯克在邮件中表示，鉴于谷歌旗下 DeepMind 取得的进展，“将 OpenAI 设立为非

营利组织可能是个错误。”萨维特据此断言：“在2017年那些激烈的讨论中，马斯克先生从未表达过 OpenAI 应保持纯粹非营利组织的观点。事实恰恰相反。”

随后，萨维特揭示了2017年到2018年间的控制权之争。他说，创始人意识到 AI 所需的计算资源远超预期，于是召开了“数十次”会议讨论设立营利性部门。所有人都同意这一方向，但马斯克附加了一个条件：他要对这家营利性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其他创始人拒绝了。

萨维特说，马斯克“希望将 OpenAI 转变为一个完全的营利性公司并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其他创始人拒绝将人工智能的钥匙交给一个人”。此后，马斯克并未兑现此前承诺的10亿美元投入，并在2018年离开了 OpenAI 董事会。

萨维特没有放过马斯克的参与程度。一张早期创始人们在布罗克曼公寓的合影被投射到法庭屏幕上，照片里有奥特曼、苏茨克维等人，但没有马斯克。萨维特说，联合创始人贡献的是“血汗股权”，而马斯克只是“偶尔”出现提供建议，时不时“对人们行动不够快而大喊大叫”。

另一张显示捐款情况的柱状图表明，2016年至2020年间，其他捐赠者的捐款远超马斯克的投入。萨维特总结道：“马斯克从不在乎 OpenAI 是不是非营利组织。他在乎的是马斯克自己掌控一切。既然他不能控制 OpenAI，他就离开了，他抛弃了它。”

当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坚持下来”并推出 ChatGPT 取得成功后，马斯克才变得愤怒。萨维特说：“因为他是一个竞争对手。马斯克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击 OpenAI。”他还指出，马斯克等了太久才诉诸法庭。他在2020年就已掌握提起诉讼所需的全部信息，但直到2024年才提交诉状。

在证人席上，马斯克也承认自己对设立营利性分支持开放态度，但划定了清晰边界。

他告诉陪审团，在2017年到2018年内部讨论期间，他认为一个“小型营利性机构”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是可以接受的。“我并不反对有一个小型营利性机构来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只要不是尾巴摇狗。”他反复强调，非营利组织必须保持控制权。

这可能是他证词中最接近对方说法的部分，也是他试图在“纯粹非营利”和“完全营利”之间站住一个中间位置。

05 微软喊冤：我们是掏钱不插手的模范伙伴

由于马斯克的起诉也将矛头指向微软，这家软件巨头被列为共同被告，指控其“协助和教唆”OpenAI 违背慈善使命。微软律师拉塞尔·科恩(Russell Cohen)在开庭陈述中做了系统反驳。

他首先指出，马斯克起诉太晚，已超过诉讼时效。科恩当庭翻出马斯克2020年9月在 X 上发的一条帖子，其中写道“OpenAI 基本上已被微软控制”。科恩据此认为，马斯克早在提起诉讼的几年前就清楚微软与 OpenAI 的关系，现在才来起诉。

接着，科恩辩称微软对所谓的违约毫不知情。他透露了一个令法庭侧目的细节：马斯克本人手机里就存着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的私人号码。

科恩说：“如果马斯克想联系萨蒂亚·纳德拉，他知道该怎么做。在合作关系宣布后的五年里，马斯克先生从未告诉过微软，它违反了他对 OpenAI 捐赠的附加条件。”这一论点直接将马斯克置于一个矛盾位置：你手握联系方式，却选择沉默，等到自己创办了竞争公司才来追责。

科恩顺势点出马斯克的诉讼动机。他指出，马斯克是在2023年推出自己的 AI 公司 xAI 之后才动手打官司的。“直到 ChatGPT 取得巨大成功后，他才创办了营利性 AI 公司 xAI，才突然开始对微软提出这些指控。”

科恩最后强调，微软自2019年以来累计投资超过130亿美元，从未试图控制 OpenAI，只想要一种“使每个人受益”的合作关系。微软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安静的出资方：只掏钱，不插手。

06 偏见、禁言与尴尬提问

审判首日在程序层面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细节。

在周一的陪审员选拔环节，法官伊冯·冈萨雷斯·罗杰斯(Yvonne Gonzalez Rogers)直面了一个棘手局面：许多候选陪审员在问卷中表露了对马斯克的强烈负面情绪，有人称他为“垃圾”，有人称他为“世界级的烂人”。

法官承认了这一现实，但没有回避。“很多人不喜欢他，”她当庭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就不能对司法程序保持诚信。”她将案件定性为“两派对事实真相存在分歧”，随后逐一询问候选陪审员能否搁置偏见。几乎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表示可以做到。

经过双方律师用有限否决权剔除少数人选后，最终九人陪审团确定。在作证结束后，陪审团将发布一份“咨询性裁决”。关于马斯克主张的最终裁决及任何补救措施，将由冈萨雷斯·罗杰斯法官以陪审团的调查结果指引来做出。

庭审前，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也闹得沸沸扬扬。周一，他在自己拥有的 X 平台上连发二十多条关于 OpenAI 和奥特曼的帖子，反复称其为“骗子”(Scam Altman)，还把布罗克曼称作“股票曼”(Greg Stockman)，并利用平台影响力推广《纽约客》近期对奥特曼的一篇长篇负面调查。

周二审判开始时，法官将这些行为摆到了台面上。她训诫双方：

“我们怎样才能在不让你在法庭外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情况下完成工作？”马斯克在庭上声称自己只是在回应 OpenAI 领导层先发的公开声明，法官随即提议一切从今天起清零重来，双方在审判期间降低社交媒体上的火气。马斯克、奥特曼和布罗克曼都当场同意了这一要求。

在直接询问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律师莫洛突然问马斯克：“谁是希冯·齐里斯(Shivon Zilis)？”马斯克停顿了一下，结巴了几句后笑着回答，齐里斯是他的“幕僚长”。齐里斯是 Neuralink 的高管，也是马斯克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被列入此案的潜在证人名单上，可能会在后续庭审中出庭。

07 万一 OpenAI 输了会怎样？

首日庭审已经将这场官司的赌注暴露在众人面前。

审判结果可能重塑 OpenAI，甚至重塑整个 AI 行业格局。OpenAI 目前正寻求以近万亿美元的估值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有望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但马斯克寻求的补救措施每一项都直指要害：撤销 OpenAI 去年10月完成的营利性重组，强制奥特曼辞去 CEO、布罗克曼辞去总裁职务，以及索要巨额赔偿。相关金额在不同材料中表述不一：有报道称马斯克要求 OpenAI 营利部门向其非营利母体支付超过1800亿美元；也有材料称其曾要求最高1340亿美元的不当所得，并要求转入 OpenAI 慈善实体。

对判决的影响，各方看法不一。

AI 安全专家、律师 Vivian Dong 对本案的直接影响持谨慎态度。她认为，由于庭审并未涉及具体的 AI 安全政策或行业实践，判决影响“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 OpenAI”本身。

但她同时指出，由一桩私人诉讼触发法院对 OpenAI 进行结构性变革，这件事本身“史无前例”。她还强调了一个管辖权问题：最终负责监督 OpenAI 是否履行慈善使命的应是特拉华州和加州的总检察长，而非马斯克。况且，马斯克自己的 AI 公司，安全记录在业内也属于最差的一档。

市场分析机构 Emarketer 的首席分析师内特·埃利奥特(Nate Elliott)也指出，马斯克自己的公司正在消费者和企业级 AI 两条战线上与 OpenAI 正面竞争，这让他的官司虽然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却远没有那么无私。

不过埃利奥特承认，如果马斯克赢了，这将是科技大公司 CEO 因承诺落空而被追责的罕见先例。而且，OpenAI 的业务可能就此走向终结，给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腾出眼下正好缺乏的竞争空间。

特斯拉、SpaceX 以及 xAI 投资人@Teslaconomics 推测，OpenAI 一旦败诉，后果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严重。不只是罚款或赔钱的问题，更致命的是信任崩塌。如果法院认定该公司确实违背了创始使命，奥特曼的管理团队将面临上台压力，这正是马斯克的诉讼请求之一。

@Teslaconomics 还预测，随之而来的将是投资者恐慌和融资枯竭，目前约一万亿美金的 IPO 估值可能骤降一半以上，上市计划被迫推迟或以极低价格完成，整个公司的前景一夜变色。而人才流失、用户和资金转向，很可能让这些损失流向马斯克旗下的 xAI 和 Grok，或者是谷歌、Anthropic 乃至中国的 DeepSeek 等竞争对手。以 xAI 为例，它已在今年早些时候并入 SpaceX，规模基础巨大。如果承接了 OpenAI 的信任危机，可能一跃成为更清晰的行业领导者。